

蘇聯科學院所編“世界史”在敘
述有關朝鮮部分中的嚴重錯誤

1963

蘇聯科學院所編“世界史”在叙述有關朝鮮部分中的嚴重錯誤

歷史學博士 教授

金 錫 亨
金 熙 一
孫 永 鍾



美院图书馆 B0027316

朝鮮・外國文出版社・平壤

1963

蘇聯科學院所編“世界史”在敘
述有關朝鮮部分中的嚴重錯誤

出版者 外國文出版社

印刷者 平壤綜合印刷廠

地 址 朝 鮮•平 壤

1963年9月

蘇聯科學院所編“世界史”在叙述有關朝鮮部分中的嚴重錯誤

歷史學博士 教授

金 錫 亨
金 熙 一
孫 永 鍾

朝鮮・外國文出版社・平壤

1963

蘇聯科學院自1955年以來編纂刊行了一部十卷集的“世界史”，最後一卷不久即將問世。

我們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論來概括世界各國人民的歷史而編寫世界史，是十分必要的。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世界各國人民的歷史中全面澄清和糾正被過去和現在的殖民主義學者、資產階級反動歷史學家們歪曲了的所有歷史事實。過去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們寫的世界史，無論哪一部都不是所有國家的歷史，而是以“選定”某幾個國家的歷史編寫的，它不是人民的歷史，而是以侵略者和剝削者的歷史編寫的。而且，那些歷史，無論哪一部都否認社會發展的規律，而是歪曲地論述促進社會發展的是各該社會這樣或那樣的外在因素。

編寫世界史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歷史學家們的任務，應該是揭露和粉碎這種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式的歪曲、虛構和捏造，把歷史寫成人民的歷史；把社會發展由於其內在因素的作用而產生的合乎規律的過程加以系統的闡述；不僅要對自己國家的歷史而且對各國人民的歷史採取公正的立場，特別是對於過去被資產階級反動歷史學家們作了嚴重虛構捏造的東方各國人民

的歷史，現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歷史學家們應該採取更為公正而慎重的態度。

儘管如此，蘇聯科學院編的“世界史”在有關朝鮮部分的敘述中，有着違背上述馬克思列寧主義編史學的基本要求的嚴重錯誤；又由於著者對朝鮮史的偏見和無知，有許多歪曲、虛構和捏造。爲了不了解朝鮮歷史或將初次從這部書里獲得一些極有限的朝鮮歷史知識的讀者着想，我們有義務指出“世界史”在有關朝鮮部分的敘述中的錯誤和歪曲之處，使讀者們得到正確的理解。因此，我們要首先指出下列幾點：

1

“世界史”有關朝鮮部分著者們所犯的嚴重錯誤中，我們首先要指出的一點是，他們忽視了我們的古代史，我們那些至少在公元前存在過四、五百年的古代國家的歷史被他們擅自抹殺掉了。怎麼能這樣粗暴無知地對待歷史呢？

說起我們古代史，公元前五至四世紀已經有了古朝鮮國，公元前三世紀已經有了扶余、辰國等國。我們歷史上的第一個古代國家——古朝鮮是擁有從遼河流域到朝鮮半島的西北部廣闊領土的强大國家。

公元前四至三世紀以前編寫的中國古書“管子”中就記載着公元前七世紀“朝鮮”同中國的齊國進行過貿易的事。據中國史書“史記”和“魏略”的記載，古朝鮮至晚也在公元前五至四世紀

已經是一個具有明確標誌的國家。即其中記載着公元前三世紀末至二世紀初，我國已發生了王朝的交替，前王朝有過否、準等國王，後王朝有過滿、右渠等國王。又據“漢書”記載，這個國家里有起源很早的成文法八條，該項法律的條款里寫着足以規定這個國家爲奴隸主國家的嚴酷刑罰制度和奴隸制度，這些制度規定：如果有一點竊取他人財產的行爲，“犯人”就將成爲奴隸，一旦成了奴隸，要用巨款贖身，才能返爲平民。不僅如此，嚴酷的奴隸制度規定，從良爲平民的人也決不能受到和一般平民同等的待遇。

如上所述，八條成文法反映了徹底擁護奴隸主階級利益的殘酷的社會制度。

古朝鮮奴隸主——貴族們，爲了維持他們的統治，擁有完整的國家機構和強大的軍隊。相、大夫、博士、將軍等官員都執行着增強國王專制權力的重要職務，任官的貴族有權從國家領取一定數量的土地和人民。又據遺留下來的記載：這個國家擁有強有力的軍事力量。公元前三世紀初，同中國的燕國進行過大規模的戰爭；更早以前的公元前四世紀，就爲對付燕國的侵略，準備了對燕國的大規模攻擊，後因“大夫”禮的反對而停止。

如果能讀中國史書，就會很容易地在“史記”中找到：公元前二世紀末，古朝鮮至少有過幾萬軍隊的事實。

古朝鮮是在原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產生的一個階級社會，這從今天在朝鮮半島西北部發掘的考古出土品也能得到旁證。從公元前二千年紀末開始的我國青銅器時代，以琵琶型短劍（從前叫做滿洲式短劍）爲其特徵。這一文化的繼承者們已

在公元前六至五世紀開始使用鐵器。他們創造的古朝鮮文化表明：如果不是從公元前數世紀以前就是階級社會，決不能有那樣高度的煉鐵技術和發達的工藝。

上述一切文獻資料和考古出土品證明：公元前五至四世紀前後，古朝鮮已形成爲獨立的古代國家。

除了古朝鮮以外在我們古代國家中，扶余是在公元前三世紀形成的古代國家。特別是，據公元三世紀後半期編寫的中國史書“三國志”的記載的扶余歷史有“豪民”和“下戶”，君王之下有嚴整的中央和地方統治機構，貴族死了要以一百多個奴隸殉葬。此外，也不難找到有關這個國家貴族的豪奢生活、嚴格的男女差別、嚴酷的刑罰制度和奴隸制度的記錄，據朝鮮和中國的史書敘述：這個位於中國東北松花江流域的國家，是高句麗之前的國家，並記載了扶余王室譜和王名。此外，朝鮮和中國史書記載着：曾位於朝鮮半島中南部的辰國（馬韓）等一些可知其國名和國家機構的國家。

我國的歷史學家們已通過對我們古代史的研究，闡明了很多史實，並確信今後還能弄清更多的東西。但是，“世界史”毫無根據地否定我們的古代史，只寫道：中國“某一燕國國王”——“衛滿”來到朝鮮，“在公元前二世紀初掌握了朝鮮王朝的政權。”這是未讀原始史料妄下的斷語。就衛滿來說，“史記”中的朝鮮列傳及其它任何史書也沒有把衛滿說成是燕國的國王。只要是讀過有關這一最根本性的史料即“史記”中的朝鮮列傳，並把它同史記的其它部分的敘述做過比較的話，誰都會很容易地看出：接替了前一王朝的那個王朝具有朝鮮式的風格。過去論證衛滿本

人即爲朝鮮人的學者非止一二。

“世界史”完全無視了古朝鮮等我們的各個古代國家的歷史。但是，存在過四、五百年的這些古代國家，絕不能由於某一些無知的外國著者的主觀，在我們史冊上被抹掉。因爲歷史不是由人們的主觀所能制造或消滅的。“世界史”在敘述我們古代史中之所以犯這種嚴重錯誤，首先是因爲不去研究已有的資料而胡亂加以處理。

“世界史”在古代史敘述中所犯的嚴重錯誤不止這一點。“世界史”列有一個“部落聯盟和最初國家的成立”的題目，在寫以上提到的那個莫名其妙的王國之前，先作出斷語說，公元前二千年紀末，中國殷朝亡命貴族箕子和跟隨他一起亡命而來的中國人建立了我們的“第一個部落聯盟”。首先，我們對“世界史”援引這種荒唐無稽的“箕子東來說”這一事實本身，就不能不感到驚訝。

如所周知，箕子這個人，相傳是中國殷朝末期的人，即公元前十二世紀殷紂王的叔父，他爲殘暴的紂王所囚；到周武王滅殷之後才被獲釋，被封爲箕國的領主（第四級領主——“子”）箕子並不是他的本名，是“箕國領主”的意思。現傳的胥余這個名字，是到公元之後才造出來的。在這個連名字都不明確的人物的傳記中，有很多傳說性的因素。而只據這種傳說性的記錄也能證明：箕子是住在中國本土，死在中國本土的人。據說：箕子向周武王陳述了儒教政治的基本原則——洪範九疇，其後在自己的國內過了一個時期，訪問過周國的京都，途中路過殷國故都，看到廢墟上長得很茂盛的大麥，他吟唱了麥秀歌。中國古

代文獻“尚書”和“詩經”里，記載了洪範和麥秀歌。據三世紀中國晉朝的注釋家杜預說：箕子是住在“箕”國（現在的中國河南省蒙縣一帶），並死在那里，他的墳墓也在那里。如果說，箕子是個實有的人物，他的傳記又反映了真實情況的話，我們就可以說他去過殷和周的京都。可是他不可能也沒有理由到朝鮮來，這是很明顯的。

但是，到了後世，中國的封建歷史學家和朝鮮事大主義的封建歷史學家們捏造了箕子來到朝鮮的東來說。前者是爲了把對他國的侵略合理化，後者是爲了把國內封建統治秩序正當化，就恣意利用箕子傳記中的傳說性因素，捏造了事實。就中國方面來說，公元前三至一世紀的著作——“尚書大傳”和“史記”中的“宋微子世家”就是最初的捏造者。據這些史書的記載：周武王因爲很難讓箕子當自己的臣下，就封他爲“朝鮮”的主權者了。這麼說，公元前十二世紀就有了叫作“朝鮮”的國家。很明顯，這是荒唐無稽的。正因爲如此，公元前三世紀以前的中國古文獻里，雖有箕子的故事，但一點也沒有敘述他和朝鮮有什麼關係。再說，公元前一世紀的“史記”，在敘述朝鮮歷史的“朝鮮列傳”中，也沒有談到一句有關箕子的話。

如果這樣，系統地考察中國史書，那麼，誰都會很明白，說箕子到朝鮮來的所謂東來說，大概是在公元前三至一世紀前後，開始由中國人制造，後來逐漸添加了內容的。

的確，自從公元前三至一世紀起，中國人已經知道朝鮮的很多事情；中國封建統治集團侵略了朝鮮。中國封建歷史學家們曾想把朝鮮這個文化水平高、人民注重禮節的國家同中國的

“聖人”，特別是同其中富有傳說性因素的箕子的“教化”結合起來，藉此使他們的侵略政策正當化和合理化。上述的杜預曾寫道，箕子墓就在現在的中國河南省。這正是他爲了反對“史記”和其他中國史書中的“箕子東來說”而寫的。

盡管如此，“世界史”却寫道：“……出現在南滿洲和與它隣接的半島北部地區——朝鮮的第一個部落聯盟，是在公元前二千年紀末，由中國移住民所形成的。

……同自己的部落成員一起，移住到朝鮮的殷國部落貴族之一——箕子……成了這個聯合的首長。”（二卷第五七七頁）不僅如此，“世界史”又寫道：原住民從中國移住民那里學會了養蠶業和手工業，還從中國得到了“黑豆”、“高粱”、“蕎麥”和青銅制品、鐵制品。這是胡亂轉述十五世紀更加捏造和增添了箕子“業績”的中國雜書所寫的話，至於說得到了“黑豆”等等則是連那些荒唐的記錄里也找不到的，這不能不說是“世界史”著者們的“新發明”。

“世界史”著者們既然用傳說和神話來敘述朝鮮歷史，不知道又爲何無視“檀君神話”？

據朝鮮史書“三國遺事”的記載：在箕子前一千年，就有“朝鮮”國王檀君的父親桓雄和他的部下從天而降，在朝鮮地方傳授了種田、治病的方法和刑罰制度、道德規範等。朝鮮人相傳：這是公元前二十四世紀的事情。除了檀君神話以外，有關朝鮮建國的神話和傳說還有很多。但是“世界史”只原封不動地轉述了箕子傳說，豈不是他們認爲朝鮮只有箕子這麼一個傳說嗎？當然，我們今天誰也不認爲“檀君朝鮮王國”是我們的第一個

國家。照樣轉述神話或傳說，這不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應作的事情。

2

“世界史”在敘述高句麗、百濟、新羅等三國以後的中世紀歷史方面，也抹掉了最初幾百年來的歷史，同時，無視可以找得到的它在對外關係上的重要史實，甚至完全顛倒黑白。

在推遲三國的建國年代和公元後幾世紀以來的對日關係，十三至十四世紀的高麗與蒙古關係，以及中世紀我國人民的反侵略戰爭的敘述中，可以舉出下列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世界史”把三國的建國年代推遲到四世紀，拿中國郡縣的歷史代替了從公元前二世紀末古朝鮮滅亡後到這個時期的歷史。但是，這個時期是在我國歷史中高句麗、百濟、新羅等封建國家已經形成並正在發展的時期，同時是這些國家人民爲反對外來侵略者而鬪爭，最後終於肅清了他們的時期。

曾位於鴨綠江中游的高句麗，作爲古朝鮮的繼承者，從公元前一世紀中葉起，逐漸壯大成爲強大的政治軍事力量，這個時期，它已經征服或吞併沸流和荇人等隣近“小國”，掌握了鴨綠江流域一帶，繼續打擊了中國的一些郡縣。這個時期的高句麗是擁有廣大領土和強大軍隊的國家。在這個時期的高句麗遺址中出土的鋼鐵制品，比在它以前的古朝鮮的金屬制品發達得多，這旁證了當時這個國家生產力的高度水平。

百濟國在公元一世紀以漢江下游爲根據地，同位於其北部的樂浪郡相對峙，蠶食了辰國（馬韓）的領土。直到二世紀，百濟是在半島西南部占有廣大領土的國家。

在半島的東南部，二世紀中葉以前，形成了新羅國。朝鮮的史書“三國史記”告訴我們：新羅的建國過程也和高句麗、百濟一樣，是征服或吞併隣近“小國”而形成的。據“三國史記”的敘述：高句麗和百濟是扶余系統，新羅是由“朝鮮”即古朝鮮的遺民建立的國家。這個敘述告訴我們：三國人民是古朝鮮、扶余、辰國（馬韓）等我們古代國家人民的後裔，是其生產力和文化的直接的繼承者。

關於這個繼承性，用其他文獻資料和考古出土品也能充分證明。三國在國家的形成過程中，具有了比古代國家高一階段的封建體系。

“世界史”完全無視三國形成的這種歷史過程，無頭無腦地寫道：“公元三一三年由古部落聯盟所形成的高句麗，占據了半島的北部和南滿洲的隣接部分；三四六年產生的百濟佔據了西南部；三五六年形成的新羅占據了東南部。”（三卷第四七頁）“世界史”之所以把高句麗的建國年代算爲三一三年，我們只能認爲他們考慮到高句麗在第十五代王——美川王十四年時，最後打敗了樂浪郡的一事寫的；同時，“世界史”還把百濟的建國年代算爲百濟第十三代王——近肖古王元年（三四六年），新羅的建國年代算爲新羅第十七代王——奈勿王元年（三五六年）。就高句麗的建國年代來說，曾經瘋狂企圖斧削朝鮮歷史的日本帝國主義的御用學者也沒敢把它的建國年代推遲到一世紀

以後。就百濟和新羅的建國年代來說，“世界史”中的年代，恰恰和日本資產階級歷史學者們的說法相符合。日本資產階級學者們曾經主張：百濟十三代王——近肖古王和新羅十七代王——奈勿王的名字都在中國的史書里有所記載，便是準確的；又說它們從這時建立了同中國的外交關係，因此，可以從這時起把三國看成國家。如果用這種論點斷定一個國家的建國年代，那麼，那些國王的名字雖然記載於本國史書，而沒有反映在他國文獻中的國家，不就該從歷史上抹掉嗎？再說，不管是幾十代王，只要他的名字記載於他國文獻，不就該成為那個國家的創建者嗎？“世界史”竟這樣無視朝鮮的古代國家，加上斷定朝鮮人民其後幾世紀里也沒有國家，弄得我們的歷史出現了將近一千年的空白。

下面要談一談“世界史”上的公元前後時期以後朝鮮的對日關係問題。我們在這里看到日本在四至五世紀曾強占南朝鮮部分地區一類的說法。這也是日本帝國主義御用學者們的謊言的重復。日本曾經爲了從歷史上把他們對朝鮮的強占正當化，製造了所謂“彌馬那的米牙解（任那日本府）”^①之說。這意味着在任那（指朝鮮半島的南部洛東江流域的小封建國家駕洛或加羅說的）地區曾設置過“米牙解（日本的統治機關）”。這種荒唐無稽的“彌馬那的米牙解”之說，是從日本侵略者上一世紀開始侵略朝鮮的那個時期起，他們的御用學者們一直喧嚷着的。

一句話說完，“彌馬那”之說是一種驢唇不對馬嘴的捏造。直到四至五世紀前後時期，在日本列島內有過一些朝鮮系的“小

國”，而將要統一日本的國家勢力爲了吞併這些“小國”，在這些“小國”設立“米牙解”。“彌馬那”之說，却把這些“米牙解”說得好像是設在南朝鮮似的。

歷史事實證明：直到公元後幾世紀，從朝鮮半島渡海到日本去的移住民，對日本國家的形成和文化發展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從公元前很早的時期，就有成批的移住民從朝鮮半島渡海到日本列島去的情形，日本的古文献里有許多這種記載，這種現象在三國形成以後也沒有停止。幾世紀的期間內我們成批的移住民在那里，形成了獨立的勢力，並且同他們自己的祖國——三國，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聯系。

彼此的古文献和遺物都告訴我們這種關係，公元後許多世紀以來，日本列島內各“小國”一直是處在分立狀態。在這種情況下，朝鮮系統的大批移住民，按着他們曾在祖國的作法，築起了山城，作爲從政治軍事上保衛自己的手段，並且用自己故鄉的地名給自己的居住地起了名字。這種山城在我們三國是固有的，而在日本原住民的居住地里是沒有的。1945年八·一五朝鮮解放以前，有一個日本學者也曾指出：朝鮮三國初期式的山城，在北九州和本州島的西端還留有六座。（參照關野貞著“日本建築和藝術”上卷所載“日本建築史”第二章原始時代），另據日本最古的史書“日本書紀”和“古事記”（八世紀），其中也談到了：後來成爲日本統一國家的中心地的大和地方（奈良縣）也有“茲茲基”②（“茲茲”是朝鮮話山的意思，“基”是朝鮮話城的意思），敘述的就是曾在山城里建起宮殿居住過的加羅

（鵑洛）人的事情。據日本有名的神話之一——伊茲茅③（出雲）地方（島根縣）的神話：這裡原住有綿亘八個山谷的大奧洛季④（日本話蛇的意思）。據一些日本學者稱，奧洛季的故事的由來，是因為這裡有過八座朝鮮式山城，沿着山脊起伏的城牆，從遠處看去，猶如蠕動的大蛇。據這個日本人的主張：“奧洛季”這個詞本身也是由朝鮮話“俄倫奇”⑤即大人的意思來的。這個地方也有過築起山城和原住民相對立的“小國”。據日本古文献記述，征服了這個地方的最高主宰者，曾來往過自己的祖國——新羅。伊茲茅地區曾有過新羅系的“小國”，是確實的。

著作年代比“古事記”和“日本書紀”稍遲（九世紀）的日本古文献“新撰姓氏錄”記載：“古達拉⑥（百濟）”人在“哈里馬”⑦（兵庫縣一帶）也按照他們的習俗，築山城居住，並在該地進行過大戰。在日本奈良縣石上神宮至今還藏有一把百濟劍，叫做七支刀。劍上刻有銘文，說是自居天子的百濟國王把這把“擊退百兵”的劍賜與他的侯王——倭王。很明顯，此地曾有過自稱百濟侯王的勢力。日本的其他許多古文献記載也證明，此地曾有過百濟系的“小國”，我們新羅、加羅、百濟系的成批移住民所建立的“小國”，還不只是上述的幾個。如今在日本列島西部一帶，還有不少帶有“西拉⑧（新羅）”、“加拉”⑨、“彌馬⑩”、“古達拉（百濟）”等詞的地名和許多以這些國家的人為其祖神的神社。甚至“日本書紀”、“古事記”所制造的日本皇室系譜里也不難發現朝鮮系的人名。日本的古文献雖然辯護說，他們是從那時起已歸化於日本的人。但這不過是強詞奪理的詭